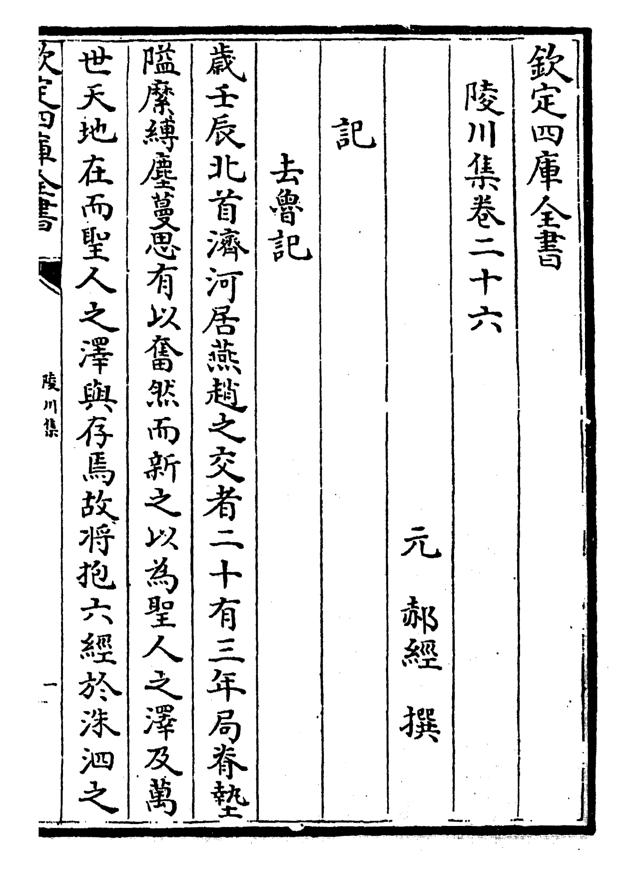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六

元　郝經　撰

記

去魯記

歲壬辰北首濟河居燕趙之交者二十有三年局脊墊隘靡縳塵蔓思有以奮然而新之以為聖人之澤及萬世天地在而聖人之澤與存焉故將抱六經於洙泗之

問仰高鑽堅挹聖人之餘澤追顔曾之高縱縱同蹤攀游夏之軼軌倘徉諷誦風乎舞雩亦庶乎其可也而事梗未得也乙卯秋始得東行由趙魏以適魯八月入于東原九月由東原而東濟汶泗越十有三日丙午自鹿門入于曲阜徑公宫而西兩觀稷門巍然雙高而道出乎其間泮宫雖廢而泮水猶在又西則靈光故基也遂自顔巷達于闕里由槐路入于先聖廟廷宫序廊廡頽圮殆盡乃拜謁先聖于新宫小寢旋自西序由杏壇而南登

奎文閣徘徊徙倚塌然有動于中而莫知其然乃降而北出出于龍門入于墳林林廣袤十餘里前洙水也涉洙繚徑以入漸得輦路乃拜先聖及伯魚子思子墓復自龍門入拜謁周廟及建春門拜謁顔廟栩栩不忍去又事梗不得留積年耿耿方為釋然而茅塞遽至豈非命邪既不能久依聖居有以自得又可黙黙而去無以自鳴乎乃望而嘆曰大哉聖人之道其不與宫廟竝存殁乎宫廟雖圮而聖人之道嶽嶽也平泰華以為基伐

鄧林以為楹能庇一時而不足以庇萬世葺翠羽以為宇鏝丹砂以為塗綴以明月之珠繚以崑虛之玉能崇飾一時而不足以崇飾萬世極天下之侈麗而聖人之道無所增極天下之卑埶而聖人之道無所損蓋聖人之道在土木者小而在人心者大也嗚呼太極立於天地而未名名於宓犧而未備至堯而後天極立至禹而後地極立至仲尼而後人極立宓犧先天堯禹後天仲尼則發先天之幾合後天之統著之書與天地竝而其興

喪則在夫後之人焉推之使如泰山之高崛若垂天之章者亦人也混混乎元氣之貫四時巍巍乎天地之造萬物屹屹乎人倫之奠萬世者亦人也使之壞爛殘缺支離崩頓晦食而不明萎薾音你而不立壅塞而不行至於禍天下而害生人者亦人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道之方衰也楊墨以似是而亂真申韓以刑名而慘刻儀秦以口給而苟合孫吳以權譎而徼功雜然蝟出莫敢誰何而孟軻氏折之以仁義之言勝之以剛大

之氣挽人心於既亡故擴充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軻氏六經火於秦而士復坑戮漢興高帝過魯即以太牢祠孔子使後王後帝北面而師事之開其基統發其淵源又使陸賈説詩書以明帝王之學啟人心於未然故尊聖人之道者莫如漢高帝曹參相齊受教於蓋公啟竇氏黄老之學鼂錯諸人當文景之盛而挾申韓之術戰國餘習幾於復振董仲舒出而孝武方隆儒乃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尊孔氏明仁義聖人之道復立存人心

於欲亡故明聖人之道者莫如董仲舒厥後分裂於三國偏駁於兩晉蠹食於南北西方之誕幻盛行南朝之纖艶相尚人心遂亡天理亦滅而文中子立教河汾推明義理建立皇極而佐佑六經修飾禮樂開唐之治存人心於既亡故存聖人之道者莫如文中子唐葉中衰所尚者詩文所尊者佛老學士大夫習以成俗后王君公竟為崇飾中國將遂為西域矣韓文公起橫身而爭之累九鼎而不移觸萬死而不回收人心於既流然後

聖人之道巍然自立故立聖人之道者莫如韓文公厥後陵夷於晚唐奪攘於五季宋興歐蘇則為之藻飾周邵則為之推明司馬則為之經濟程張則為之究竟天理昭明人心泰定故羽翼聖人之道者莫如宋諸公如是則聖人之道雖大非諸君則亦委地矣固不在於土木也嗟夫近世以來以儒為戲放辟邪侈者莫之懲以儒為名骫骳偷生者莫之振竊孔孟之糠粃拨程張之糟粕欺世盜名倖獲詭遇以儒自負者莫之正作為文

章衘其儇巧鄙正學為質古目純素為不通規規切切以儒相譁者莫之辨假我六藝文彼姦回静固幽深矯鞣造鑿如新莽篡漢以儒為奇貨者莫之發也破裂衡蹩蕩摇除剗莫知紀極使天下之人以儒為諱復以儒為異吾道從何而興乎言雖興之而心實訌之聖人之道其遂不行矣雖然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亦自若也六經俱在而人之類不盡亡也子焉而知父其父臣焉而知君其君弟焉而知兄其兄婦焉而知夫其

夫樂生哀喪饑食渴飲在人心者豈獨亡乎聖人之道豈遂不行乎顧瞻遺廟周覽墳林纚纚曳曳泫然而去

年月日郝經記

麗澤堂記

天下有至悅衆人去之君子存焉衆人之去之也非無所悅也其悅也外是以去而不返君子之悅也内是以悅而無窮焉聲色之華衔車服之麗縟飲食之鮮腆宫室之高塏位天下之至高爵天下之至貴禄天下之至

重嗜慾恣肆志得意滿衆人之所悦也而不知有命焉徇而求之至有殺身而不悔者君子則不然反身率性求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在我者未盡必求其所以盡事親吾何以盡吾仁事君吾何以盡吾義交朋友吾何以盡吾信欲盡而未之盡則篤夫學問之道求夫義理之明物不能盡而求之於已已不能盡而求之於人内外交孚物我兩盡昭徹而無餘雍容而有餘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

雲飛也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則其悅也不亦大乎是以仲尼贊易觀兑之象以為水澤之悅物莫若義理之悅心一已之獨悅莫若衆人之同悅義理昭著則一已悅矣講肄申明則衆皆悅矣推而行之而天下被其澤則天下悅矣故於大象明悅之道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夫易聖人所以盡天下之理也而學所以明天下之理也理有所未明如澤之壅而不行得朋焉而明之如澤之行而不壅内外浹洽於身有潤如澤之汪洋浸

漬發而為事業而物皆被其仁如澤之膏潤有生而施及下也故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君子體之而講習以盡夫悅之道而存天下之至悅焉歷下姜君文卿才具幹敏叅行臺事者有年矣春秋鼎富知局日增以為古之人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乃名其堂曰麗澤將與諸賢講劘道藝推明義理求天下之至悅以潤其身推天下之至悅以澤其民去衆人之悅而存君子之悅方落成而余適至請申其義而為之訓故為推本之嗚呼彼去至

悅而存衆人之悅縱嗜慾以悅心極從諛以悅人盡逢迎以悅君脅肩諂笑盤辟奔走自同妾婦不以為咎以容悅為事者聞君之風寧無愧乎年月日記

素菴記

素菴淄川先生書室也先生自濟州遷益都既定還以素其位而行之之義字其室經之東游也而請記之曰吾生平連蹇今老矣將一聽於遇而莫之忤焉經應之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莫非遇也

天地聽遇於道萬物聽遇於天地而人聽遇於天地萬
物焉豈惟先生哉茍遇矣吾欲弗遇焉得而弗遇弗遇
矣吾欲遇之焉得而遇之哉故遇而弗能遠不遇弗能
為命不可以力天不可以人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也
天地賦余以正大之理委余以剛大之氣俾超出乎萬
物制宰乎衆變挺特嶷崿不可轉易顧吾所以守之者
何如也能處而守在我者盡不聽之以物而聽之以理
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獨立而不倚一智而不惑

百折而不挫荷天地之付畀歸乎與天地竝為萬物主而萬物聽吾之遇開廓昭著而浩然獨存彼或與余遇則王公失其勢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力离朱失其智以水沃焦以石投卵彼惡我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彼惡我闗變在物而我不變則正大之理明剛大之器具無往而不遇也無往而非遇也無入而不自得無往而非達也苟不能處而又不能守則我不能遇物而物皆遇我吾欲達而塞已至吾欲利而害已至吾欲得以有

而失與亡已至雖深以極其幾夸以極其巧險固以極其姦詭譎以極其誕冶妾婦之容盡揣摩之術客之以鉤鉅窘之以刼制智搆心鬭墳墳擾擾愈遇而愈不遇所遇見於前所守易於内變在我而不在物則正大之理不明而剛大之氣餒矣惡乎可遇故天下莫不遇也而莫能遇也如其能而各得所遇天下無事矣惟不能也是以變故相軋而禍亂生焉先生學際天人安於所遇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歷萬變而中未

嘗變曳屣擊藜擿泄運化吟詠情性從容自得翛然天壤之間而寓其天趣其視渭濱之畋傅巖之築陽虎之訽臧氏之沮塵埃之與野馬蜾蠃之與螟蛉歟遇也弗遇也又何足為先生道也乙卯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橫翠樓記

易定諸山尾常山而北旁礴嶷迆自北而東挾碣石以入於海蟠燕亘趙肆其雄麗順天一道連城數十牙錯綦制突兀乎其間而塘濼諸泉貫城而入縈帶瀰漫龕

淪泓澄城市之間遂有江湖之趣朐家鼎族往往築臺榭樹樓觀以肆其觀覽焉歲甲寅秋郭君仲偉起樓於市闤之北敞軼掀翥越塵闠而上坐視諸山瞰臨源泉雲容天影水光山色峨翠蜚碧獻奇拱異名之曰横翠言諸山之翠横列于下也仲偉春秋甚富嘗學於薦紳先生喜交游許與結納皆天下豪右每於是樓之上置酒燕集而余必在焉其春煙滿簾春雲繪山西郎十二顔行玉立澄淥澹蕩白鳥容與凴欄撫几觴豆粲如志

得氣許把臂暢飲開露肝臆剷去町畦孟沉山影酒激紋浪吞江南之清風吸燕趙之勁氣亦一快也至於夏秋之交天虛氣清紅蕖緑芰香滿榱棟諸峯隱隱出没雲錦白露滴玉霞綺煥月代謳燕歌間起迭作四座淋漓盃盤錯遻壯懐清怨寫入瑶瑟銀管風生翠綃凉重開元之舊曲明昌之新聲揄揚縹渺浮動喜氣一摟之上獨見太平營營之滞思冥冥之隱憂擾擾之塵蔓孰得孰失盡為釋然遠韻高清脱去凡近超超勝槩莫得

名言嗚呼人寓形於天地而適情於萬物初不為物役也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為拘拘不為孑孑遂古一樂也或浮沉於杯酒或放曠於山林或優游於郎廟用舍乘化不錮不滯夫是之謂達士今觀仲偉之自處非古所謂達者歟樓之成四遠英賢往往為之賦詩而請余為記姑書其所見且以識登覧之所得云丙辰春三月十五日記

積慶堂記

貫萬物一理通天下一氣耳隨所為而應焉種稂莠則稂莠興種嘉穀則嘉穀殖枳棘不可以為芝朮梼櫟不可以為松栢斷木含生蒸而為菌腐草伏暑化而為螢彼物之微猶若是矧於人乎是以聖人為斬絶不易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立人極定天理使天下之人皆至於至善而止其仁天下後世也至矣一國之興衰一家之隆替一人之通塞視履考祥昭昭然莫吾欺也博陵田濟民新其居而落

之奉觴以謂余曰先大夫仕於國初遂有深土披荊棘
立城市剷除兇穢蘙潤瘡疲使池壘完固疆埸不警雖
歷大變故而民得生聚安妥免屠夷之患復治平之舊
其德之施於人者甚厚未嘗日之燕遽没於世母氏時
年二十餘保字其孤一德不回備極艱苦俾余卒底於
成今始搆此室將刮磨以自樹立復先大夫之業報母
氏之德請名之以自厲焉余謂之曰積德累功天必報
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故鄧仲華不妄殺而奕葉貴盛

袁安理楚獄而四世五公王祐以百口保彥卿而累世台輔是其明徵大驗照映千古君之先世既若是矣而君又能卓卓以自振既受報於天又合德於人其有餘慶也必矣可名之積慶雖然先世之善當益之以善益以自修莫為責報夫造善言於衽席之上目子孫於門閭之下者是謂揠苗之善徼倖於萬一中識則無有是謂詭遇之善包藏禍心象恭貌仁是謂盜賊之善是三者非惟無慶又足召殃也惟積本然之善務去三者之

善則君之世殆未量也其繁衍盛大昭著崇顯之日又當為君書之丙辰秋八月日記

北風亭記

壬辰春北首渡河居於保凡十一年僦廬而徙者十最後徙南里自甲辰至於丁巳凡十有四年於居為最久夏四月以正陽欝悠崇土為址斵木為楹虛其北而不置戶馬命之曰北風既塈以茨乃偃息其下仰而嘆曰余生三十有五年而不寧者殆三十年今之偃息者非

疇昔之匍匐者邪乃取莊生齊物論及宋玉辭賦讀之
敞然而樂曰快哉此風凡物莫不如是邪有萬不同而
卒莫不同邪客聞之抱琴而至援琴而歌南風而謂余
曰子之為是也將以寓予之所寓也風之為物也而莫
適所定也之人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而子生平不寧而
不寧方來獨以北言之何也曰夫子見子之見而不見
余之見知子之知而不知余之知也夫風輪水輪天地
之所以造物也一翕一闢往來不窮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故風起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衝茸飄䟴吸
忽鴻洞蕩揺振撼轉化樞運神紐推氣機使天地萬物
各盡其變而不與焉固無有東西南北之限也余之以
北為言者亦非自狹而必之於方所也夫乾為萬物之
終艮為萬物之始坎也者北方之卦也所以為始終之
幾也故天一為水而風輪在焉運於東使萬物各遂其
生運於南使萬物各遂其長運於西使萬物各遂其成
運於北使萬物各歸其本貯於中則冲氣以為和故風

之勢伸於巽而水之澤成於兑余之以北為言者蓋有取乎此也其以北為言者又有義焉余方為人子北面所以事父也為人臣北面所以事君也為學問北面所以事師也且夫元光之元長星彗天赤氣起北方國朝建武啓運北風長驅肆其威靈而余實生焉天興之末北風吹雪有金以滅河斷其流萬馬蹀血而余北首焉故余生於是風而長於是風將從是風以徜徉此生也從其所吹遇止而止焉從其所吹遇行而行焉委是身

於是風龍虵也蓬累也野馬也塵埃也而各無所忤焉客曰大哉子之言也吾當改吾絃而更張吾之琴舍吾之南風而歌子之北風乃命客張其琴而余倚歌而和之曰北風其涼兮吾中之塞其攄以揚兮雨雪其雱兮吾物之翕乃所以為張兮吾於此亭處不遑兮委之以順壽而康兮飄然而行跨六合而凌八荒兮敷仁兮扇義攄道以疆兮年月日書之以為記

棣華堂記

陵川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而尤篤友愛乃植棠於庭名堂曰棣華取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穉比次以序秩然有禮熙然有恩而粲然有文無閱墻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於親國人慕其義道為人師禮為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娶異室殆十餘人聚則隘諸堂退則偪諸庭於是有别居之

議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為是何以為訓終無數人使子孫為之則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人以為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於許洛之間獨先君以經北渡居於保以有弟妹孫子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冑穰穰簡簡復其初之盛乎已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於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為茂異汝兄弟其

興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大行出彼本支是生茲棠棠始有華實大吾家玉昆峩峩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光韡韡有衿青青突決棘焚鞠為荒榛棣華弗凋中堂獨存春令在原兄弟急難遥遥空堂歸彼高寒鴻鴈於飛哀鳴嗸嗸郁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尚當敬恭况茲庭實祖植父封為告鄉鄰勿翦勿戕庶幾遺陰本根不忘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茲堂道德是傳越千

萬年

太極書院記

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云者推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學道道之端則著於太極宓犧畫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以之託始孔子賛易以之原始至於濂溪周子之圖易則又以為動静之幾陰陽之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令建書院以明道又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一以為名五始竝見則幽都朔易復一太極也初孔

子贊易以為易有太極一再傳至於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周子創圖立說以為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及横渠張子繼之以龜山楊氏廣平游氏以至於晦菴朱氏中間雖為京檜侂胄諸人梗踣而其學益盛江淮之間粲然洙泗之風矣金源氏之衰其書浸淫而北趙承旨秉文麻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為道學門弟子及金源氏之亡淮漢巴蜀相繼破没學士大夫與其書遍於中土於是北方學者始得

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為高也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為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為書院以為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庶乎其可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於壁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為名於是伊洛之學遍天下矣嗚呼公之心一太極也而復建一太極學者

之心各一太極也而復會於極晝前之晝先天之易晝在是矣使不傳之緒不獨續於江淮又續於河朔者豈不在於是乎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年月日記

鐵佛寺讀書堂記

郝氏始自太原遷澤潞復遷許洛復再遷於燕趙之交治經業儒者六世百有餘年以及於先君於是有經壬辰之變始居於保歲戊戌先君官於保之滿城是歲經

始知學喜為詩文適詔試天下士第者復其家驅者為良遂為决科文其冬至自滿城先君謂先妣言令吾孱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督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為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逮事先翁姑聞郝氏之先未有不為學者如楊侍郎士表元內翰裕之武右司從善輩皆有聲當世吾門自出可反令吾子未學而廢先世乎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先君曰是吾志也遂决意令經為學

時僦廬託處無以為生業乃假屋於鐵佛寺僧張仲安得其南堂俾經居之且聚童子數十輩教之句讀以佐生業夏四月一日始入而從事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學所以為道非為藝能也所以修身非為禄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為决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者記問以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為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

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愼勿慕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爲學之本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昇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考其傳註始入夜往庀家事舂粟治薮二鼓入於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閱誦綴錄

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寐方五鼓往庀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於書堂以是為常雖盛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令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為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初治六經之時以為感發志意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莫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

亂反正莫大於春秋於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為終身之學其餘自語孟子史諸書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殺馬歲癸卯順天道左副元帥祁陽賈侯邀致其府始去寺堂居寺堂者做末五年凡當治之書及幾數焉歲乙卯被徵而先妣已僊去已未與政於王府宣撫江淮諸道先君亦已亡矣中統元年至自武昌寺僧張仲安來謁與之俱至讀書之所顧二親而不見庭中之栢已

自參天而仲安霜柎滿頂欲為向之汲薪之事而無為為矣乃謂仲安曰昔子路思復為親負米而不可得今余有甚焉於是涕泗横集因為慟號既而仲安請記其事於屋壁乃揮涕而書此名堂曰讀書堂云仲安保州人嘗為汴京相國寺提點每敕試梵具輙為第一慷慨尚義喜延接賔客河南亡衣冠流落仲安嘗日飯數十人無所歸者使之居至於踰年卒無厭色而戒行甚謹經與久處故尤見其嚴而無鎼者焉三月十五日謹記

陵川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陳韶

陵川集卷三十七

元　郝經　撰

記

鏡鄉亭記

中統元年夏四月宋維揚火人屋燔盡經適奉使告登寶位宋人以火餘無以館客乃以儀真即忠勇軍營總制真州軍馬治所置館鏡鄉亭則館外東偏水亭也入

館之初不知有此明年夏伴使潘拱伯輩始邀一至其後或數日或數月一往馬真州瀕江在老岸下溝渠池塘皆與朝通東接維揚南對金陵岸在六朝為白沙其後為迎鑾為永貞為揚子宋大中祥符中升為州自唐劉晏莞鹽鐵江淮之人仰食海鹽於是置揚子十院漕鹽以給江淮而運行入於州中宋人因之置淮東運司行商舶賈遠近畢集故為江壖一都會號稱揚一貞二亭則直古揚子院今運司後其東南垣墉則揚子故縣

城也而館與州治縣衙宣聖廟天慶觀等皆在故縣中縣即州子城矣館東之池亦與潮通而亭處其中有故隷字牓曰鏡鄉亭池中一甬路直亭南北界池為二池有蓮蒲而栁皆成蔭拘滯之間時得改步寓目者惟此焉歲益遠出益希今年春復為一往以暵旱之故荷死栁折潮不復至而不可復觀矣於是自春踰夏而不復出焉初朝廷於沁南賜第一區田十頃州吏進牒及圖則其田在河陽封畛包絡全得揚子一店在黃河老岸

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古揚子縣城相對江壖河濱殆無以異恍然而悟曰天下事斷不偶然行使止尼殆必有主張者河濱之田有以兆此行矣乃書其入館登亭之事以寓感傷焉他日復到河濱之野而思館中之亭則必如今見館中之亭而憶河濱之野矣彼且為是邪此且為非邪彼此之間其一揚子邪中統五年夏六月謹記

退飛堂記

甲子歲猶在儀真館一日風甚鳶鴉蔽天北飛而不得
前北首南尾遡風直翅飄忽而南其勢不能自止遂過
於館之上入於江之南因仰而嘆曰春秋所謂六鷁退
飛過宋都者殆此類也夫與余之行使止尼亦此類也
夫余方布衣窮處際遇而北其進於北而用其道於北
也則當然矣乃一命則從役於南再命則拘留於南天
下皆北而吾徒獨南豈非天邪鷁與鳶鴉退飛於風余
則退飛於天天運風行有時而然力不能勝則待其定

而已風止則鷗與鳶鵶復遂其飛天定則人亦各得其道嗚呼吾徒在此有年所矣天亦何時而定乎嘗聞之天地氣數皆退也其迹則皆進也人見其迹則惟知其進而不知其退故皆務於進而嗇於退夫物有消而無長有屈而無信有静而無動有陰而無陽非謂其誠無也謂夫一理一氣互為往來而卒不離其本而不載也為長者消也為信者屈也為動者静也為陽者陰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有以見夫長信動陽自

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長而不已必消動而不已必靜信而不已必屈陽而不已必陰而消與屈與靜與陰嘗在長與信與動與陽則一時之變寄寓之氣爾故無日不長而未嘗長也無日不信而未嘗信也無日不動而未嘗動也無日不陽而未嘗陽也自有初之初迄於今莫不消沉屈喪於靜陰之地獨遺天地萬物塵埃土苴之迹所以世變日下風俗日壞而氣數寖以微薄也則萬古一朝天地人物皆在退數之中豈能獨免

於余乎嘗觀夫天運而取法於日月夏至則日北至月南至冬至則日南至月北至日月之行則天之行也進而至於極則不復能北不復能南逡巡而退其進而至於極北極南則一日一時一刻一杪而止爾其欲北而不能北欲南而不能南者則自一時一刻一杪之止而始周旋於數月半歲百七八十日之内繞得至于極而不能遽而歲逺氣積復有自然之差不能必其本然之度天運尚如此而况于余乎雖然天人大數不免於退

物不能終退退必有進之理以六月息者必以九萬飛也今日視余之退莫不以為終退彼進而不已者其能免於退乎嗟夫鷁之退飛也過宋都而余之退飛也入宋國鳶鶂之退飛也過於江之南余之退飛也止於江之北則余之退又不及乎鷁與鳶鶂乃退之退者也姑書所見以致感激之端且以退飛名舍館之堂而記之云中統五年夏六月陵川郝經記

蘆臺記

宋人既改圖館留儀真使之分室聚處余之介佐二人參貳二人曁余共五位四人者各得後堂屋一楹余則自中堂穿出得南北棟者二楹各蔭夏蔀反不逮夫四人者之面陽背陰之正且敞也方秋則江氣凝噤入夏則鬱熇焚灼局側蟄隘凡四易寒暑甲子歲又將入夏望日而氣先慘焉於是一行共請於寢室之西為逭暑之所乃喻伴使具役徒即隙地起土樹址翦蘆簦篠下為臺者三四尺上為屋者八九尺企步之間別得一天

每於西北隅置榻舒眺近踰館垣墉遠踰州雉堞自南而西則平出綠樹之杪建康諸山隔江岈出參差披拂雲容水影閃鑠蕩漾塊然九地之下忽見九天之外甕中醯雞益愧天池之鵬初於州北老岸受郊勞禮坐與江山一接館門忽闔遂落陷穽鉅姦魁猾共為下石積四五年日益深重誰意井裏閉目忽焉舉頭而復得江山勝槩豈非造物者哀其窮而使之然邪凡所厭見乃不使之見所不可見而遽使之見是天欲變吾目而新

吾觀也是行也道也剝而變吾之心而新吾思行拂亂而變吾之體而新吾氣為夭閼而變吾之謀而新吾才聽乖剌而變吾之耳而新吾聞今又變吾之目而新吾觀一自拘隅無不變而新之日益其故所無有者則天不負於余也自今吾目不待金篦之刮車輪之運將萬古一令天下四海無塵有塵噭然而洞觀矣彼其為蒙蔽為罔冐而禍余者視其計猶遮日之手覆天之盆徒自蔽焉爾何傷於余乎屋既葺臺既平於是與擊柝者

和而為歌曰江山余之故兮劇余目之汙兮適逢彼之怒兮使余不得顧兮乃今坐以看兮山兮山兮會當與汝去兮彼渠姦兮曷敢攺余步兮中統五年夏六月記

窨池記

窨池者坎中之地也久留儀真連歲旱暵不任渴滯甲子夏將為蘆臺以障日於寢室西南隅逼近壕柵命僮僕剡木鍤因窪以下下崇土以高高下纔二尺餘土未覆地細泉雜出乃為剕方却步坎其中而復下之即得

緑沙黎泥走注不止而土不可復出蓋江壖之地其下皆走沙也於是不復鑿而窪自為池矣其上面徑方丈餘其中坎窞僅四五尺泥定水止清淺可鑑僮僕輩因騃嬉置蓮蒲三四本魚栽數十針殆如館人之數既入夏自二月至於六月不雨池幾涸者數欲因棄之而蓮死魚稾不忍也時為汲水注之僅得漫漶而續其生理既而井益涸天益高風薰日灼池則為鑪乃命執瓶滴甃日得斗升以濡蓮蒲魚終不雨則終棄之矣池涸之

夕夢數人文身哆口謁於林下曰我輩與子相忘江湖而為子罝此子雖勤勤懇懇焦心勞思日以斗升相活寔足以禍余而不足以為澤也曷若以斗升自活而仍出我輩於館門之外而置之大江之中則子惠之大圖報不朽焉用以子之難而難余哉余應之曰嘻我之懷矣自貽伊慼淪胥而然也用土而坎地坎地而得水見水而罝魚志於活汝而蘄於有用也至於旱暵水泉皆渴江湖不波則非余所志也子雖屢涸於此庸詎知不

大涸於江湖而為鯤鱷所推拉而埃壓哉幸余能致斗升之水而潄汝相濡之沫何更噞喁以相誚也夫意慮之所及而可能者人也意慮之所不及而不可能者天也余之為此行也解鬬救患援溺弭兵活二國而利天下則其志也而固滯拘執重怒連禍變與日深片天之下四壁之内仰食館人亦猶汝之待斗升也夫豈余志哉嗚呼吾不絕斗升於汝館人不絕斗升於余天雨潮至則汝必達於江湖難終道泰而余必利於天下則余

非汝讐也館人非余怨也汝毋喋喋誚余之斗升也第恐一日館人絶斗升於余余絶斗升於汝濱江之館館中之池等爲一轍一肆而莫如之何矣曷若各安所遇余居坎中之坎汝潛坎中之池則水𣵀至而斗升不絶今日之窞池即他日之天池也衆遂不復言悠然而逝覺而嘆曰坎中之魚而訴坎中之人弭兵而致師天下赤子入於坎窞戢戢魚頭如炎如焚将何所訴乎姑書所夢益爲刻厲以盡居坎之道庶幾剛健不陷其義不

困窮云中統五年夏六月望日郝經記

江石子記

余生平自書札外於物無他嗜及在儀真與山川百物隔絶每見一花木果實輙持玩不能去手汲汲如不得見嚮也與物相忘今則遇物輙感有莊生所謂去國朞年見似之者而喜者蓋非為物移也所見者罕也儀真瀕江土脉秀異或過雨或治地每得石子皆奇潤可愛諸色備足有脂白含蓄如隱玉者有澹黃敷腴如蠟丸

者有縝黑圓瑩如玄珠者有如丹砂剝泐而不純者有如空青澹沱而類琴瑟者有赤澀而芒角者有白而絡紅脉者青而黑暈重復者黑漬而土食中邊黃者淺碧而白暈雜者有如睛紅凝結而不散者有如抹霞返照而孕其餘者有如拳者焉有如栗者焉有如錢者焉有窪者平者缺者凸者有蒲背者有鷄卵者焉每得一則如獲物外之奇寶濯之以清泉薰之以沉煙置之盤盂之内而簸弄於明月之下方為熱中而忽灑然故尤嗜

於他物而常置諸座右每締顧熟視以為造物之初一受其成而不易者山石而已有千里者有百里者有萬仞者有數仞者有數尺者有數寸者至於為礫為砂千態萬狀其變有不可勝窮者何也夫至堅而不易者山石也至柔而善變者水波也當其造物之初則山在水中水出山上既而水落山出不知其幾千萬年其湯湯滔滔滃滃泱泱之内而峯巒崖谷呀突嵚崟崩塌摧朽故為峷嵂峭截坡陁巖險之狀其衝觸磨戛奔走轉迸

而崖角刓弊故為圓轉之石而大小不同其海潮之所
舂食江濤之所漱刷煎煉日采透徹月華雲洩露浸膏
腴精粹久而僅存者則此是也其磨滅而為滓汁復不
可為形者沙礫塵埃而已蓋至堅者之為至柔之所變
者如此嗚呼之石也不知初為幾千萬仞今之幾千萬
仞焉知他日之不為之石乎凡有形者必變變而必至
於盡水能變石則天地能變水氣復變天地而道復變
氣夫高且大者不可以為必存小且弱者不可以為必

亡惟在夫形器之內者則無存亡也昔余之行也北踰嶺南踰恒東則岱宗瑯邪西則太行嵩少所謂千里百里萬仞千仞者無不見也今余之止也而乃塌焉耳目俱喪但與數石子曰為周旋余之行彼高且大者不能為余增多余之止此小且弱者不能為余小損則今日之石子亦前日之泰山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泰山為小彼區區之形器焉能制於余乎姑汲新泉溢為濺弄坐視諸山之為石子也中統五年夏六月郝經記

是是堂記

中統六年春二月十有三日癸丑作春秋外傳畢有中節人請見曰聞先生著書絕筆小人有言可進於先生之前乎曰可哉乃再拜而言曰昔者先生居於保下甫總丱而名聞四方其學問文章有是者有非者一身之是非在焉及被徵北上列於官而位於朝贊天子改制度施教化進退賢不肖則亦有是者有非者一國之是非在焉既而銜天語奉信函為行人以使宋入國而不

令進退牒省院闕制司為陳請之表上萬言之書以明誠偽仁暴戰和安危利害之本而皆不報則亦有是者有非者兩國之是非在焉一身之是非未已加以一國之是非一國之是非未已加以兩國之是非令先生又以為未足乃為春秋作外傳上下數千載排斥削没鉤致詆毀者數十家而自以為說豈皆得之乎則又有是者有非者而萬世之是非在焉何先生之是非之多而不憚煩也予應之曰子之是非之多誠如子之言矣然

而有所不得辟焉而受之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若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而謂之是則鄉原之賊也為不善見人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自以為是則穿窬之盜也為非而不以為非不善而不以為不善亦自以為是則長惡之徒也予皆不敢為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夫誰欺乎故居家事親從師交友盡其在我一身之是非人自見之也事君莅官為政服勤盡其在我一國之是非人自

見之也奉命持節講信修睦盡其在我兩國之是非人自見之也著書立言公善公惡盡其在我萬世之是非人自見之也但是其所是不非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是其所非夫是之謂真是非非其所是不是其所是是其所非不非其所非夫是之謂偽是非予之是非雖大且多顧自取之不得而辭第不以真是非自欺而為非不以偽是非欺人而非人非非是是則皆是是矣又何憚乎其人乃再拜而謝曰若是則先生皆是而小人之

非敢請罪曰予方自罪而敢罪人乎遂退因名所居之室曰是是堂書其言於壁郝經記

密齋記

丙寅之變出居於儀真新館位於東齋國事梗而無成介左叛而無與館吏絶而無交骨肉遠而無親僕御逃而無儔仰視榱棟塊坐屋漏所偶皆喪有豐屋蔀家無人自藏之象焉自三食一寢日用之事惟是凝塵危坐爇香讀易而已至大傳君子慎密不出聖人洗心退藏

於容遂以時觀身以身觀心以心觀道而得其義天下皆動而余獨靜天下皆行而余獨止天下皆通而余獨塞坎然睽絶於衆人之外闇然復襲於萬物之表闇於九天之上錮於九地之下築底窮原綰結重閉天下莫能窺莫能見而余自窺獨見於是得身之容焉方其變故蝟起思慮周作紛拂而是非雜遺錯而邪正亂角奪而死生爭其事若將無窮焉反而求之則有虛靈洞徹靜固幽深充盈而無缺縝偪而無罅者存雖有萬復萬

之多而余未嘗多於是得心之容焉推而窮之不見其首追而迹之不見其後渾淪圜轉一大活物倏焉而有鍵閉之體忽焉而有開闔之幾廓焉而有歸宿之所造起萬變互藏其迹化化生生莫知其端萬物一息而莫不退萬用一本而莫不藏於是得道之容焉乃仰而觀天俯而察地夷考萬物徵諸於人皆本一容故天以容而健不容則墜地以容而載不容則陷日月以容而照臨不容則薄蝕星辰以容而維繫不容則霣落山川以

容而融峙不容則崩竭氣以容而充不容則間斷精以容而聚不容則耗散形以容而壯不容則衰絶萬物以容而育不容則消歇惟人也有甚焉體道之全為物之先故當無所不容方其無事存養謹敬方其有為制宰發揮握幾持要實之以誠主之以静雖造物者莫能窺其際常以已之有餘應彼之不足以已之泰定應彼之不定藏舟於壑藏天下於天下無所不用而一無所用官天地府萬物示微存妙一歸於容則能馭道之權而

無有害之者矣惟其欲勝而理昧故多逐物而外馳揭暴振露夸毗耗蠹撐突破裂沉溺困頓違義理以蔽道恣情欲以蔽心役血氣以蔽身言不容則妄幾不容則泄事不容則敗行不容則乖弛而不張闢而不翕進而不退散容為疏鑠剛為柔夷明為闇踣殭為弱眇然一心鑽穴萬竅宛然四體凌落百節來舉世之重萃百物之攻卒為小人而自屈於物倀倀焉無所歸道之所以不明也故聖人贊易之際反復為言重以其義告之也

夫易卦繇象之文每致戒於吉凶悔吝之間盖吉凶悔吝皆自夫不容而出也苟容矣鬼神皆來舍夫何吉凶悔吝之有乎濯去物欲潔静精微齋戒其心慎而不出退而藏焉又何失身害成之有乎故易之為教亦皆本於容乃道之刑書凛凛哉嚴乎其可畏也嗚呼余因處容地而得容幾閽而益彰守而益固惟恐其不容也彼用智自私蓋覆敲匿狐鬼其計巖壑其謀城府其心井穴陷穽其中甓瓦甃塗塞其表崎嶇隱没其迹者莫不自

以為密黴之以義則見其肺肝乃小人之術耳其能觀諸此乎令余墮彼之計彼方以其術密余余則方望聖人之門墻以求自密彼則以為得計不知余之計尤為得焉孫仲謀方土子布之門子布亦自土其門矣庸何傷乎乃名齋曰密書其言於辟因以為記六月十五日記

宋兩先生祠堂記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焉爾千載

而下聞而知之純誠静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
踐含章藴道而立極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稿
納萬物於一春隤乎其順淵乎其奥混涵汪洋不露圭
角得顔氏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
知之高明正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
之不行耻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霆碎雷折
而志益堅溯源委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
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

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精緯奎天數文明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瀾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為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在所祠為先師尊其道也河東自唐為帝里倚澤潞為重五季以來屢基王業故其土俗質直尚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為保伍均役法惠孤惸革姦偽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秀俊而親教

導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篤於治已而不忘仕禄視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擔簦負笈而至者日夕不絶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尤盛雖為决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

婦亦知愧謡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亷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焉舂和中鶴鳴先生後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髙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為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於江淮獨不鏊食於立政設教之土邪覺其學而不知其

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移書澤守段君翔祠於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為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祝其澤而泳其淵懿之久必發之迅異時先生之道未必不自南而北也

陵川集卷二十七

陵川集卷二十八

元 郝經 撰

序

一王雅序

六經具述王道而詩書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備乎詩而廢興之端明王者之事備乎書而善惡之理著王者之政備乎春秋而褒貶之義見聖人皆因其國史之

舊而加修之為之删定筆削創法立制而王道盡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嗚呼麟出非時而聖人没禮樂征伐專於諸侯移於大夫竊於陪臣處士横議異端並作折為六七并為孤秦焚蕩禁絶而春秋復亡壞亂極矣王道從何而興乎戰國而下逮乎漢魏國史仍存其見於詞章者如離騷之經傳詞賦之緒餘至於郊廟樂章民謡歌曲莫不渾厚髙古有三代遺音而當世之政不備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續正

變大小風雅之後漢魏而下曹劉陶謝之詩豪贍麗縟
壯峻冲澹狀物態寓興感激音節固亦不減前世騷人
詞客而述政治者亦鮮齊梁之間日趨浮偽又惡知所
謂王道者哉隋大業間文中子依放六經續為詩書騁
驥騄而追絶軌甚有意於先王之道乃令墜滅而不傳
李唐一代詩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韓吏部柳柳州
白太傅等為之冠如子美諸懷古及北征潼關石濠洗
兵馬等篇發秦州入成都下巴峽客湖湘八哀九首傷

時詠物等作太白之古風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
聖德詩樂天之諷諫集皆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
中聲盛烈止乎禮義抉去汙剥備述王道馳騖於月露
風雲花鳥之外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著當世之
事而及前代者畧也中統元年令上踐阼詔經持節使
宋館於儀真抑塞之極無所攄泄以為由漢以來千有
餘年聖君英主忠臣義士大儒名賢猛将良吏纖亂篡
逆憸邪姦宄關國體係治亂本廢興不為振而鼓之摛

光揭耀搜疵指纇則王道從何而明四壁之內無他文籍乃以素所記憶者取韓杜諸賢義例皆以吾言斷自漢高帝終於陳希夷絶筆於五季之末自高帝至於安樂公皆為漢如王莽曹操荀彧管寧孫堅孫策等皆為漢臣吳太帝始為吳魏文帝始為魏相錯而書如司馬懿及師昭等皆為魏臣至武帝始為晉而終於桓玄其劉石諸僭則亦如曹操等書其姓名而雜置於晉君臣間宋魏南北亦如吳魏相錯而書而高歡宇文泰等亦

同劉石仍為魏臣至齊文宣周武帝則各為一代隋唐五代亦各為一代其國初僭偽所并滅者皆載於本國開創帝王之下如本史云凡以母后稱制者皆不書得二百二十一人共二百五十篇小者十餘韻大者六七十韻名之曰一王雅抑揚刺美反復諷詠期於大一統明王道補緝前賢之所未及者而已非敢妄意於大經大法之後而輒自振暴故不計其工拙焉始於三年秋閏九月十有九日終於四年春二月十有三日越十有

五日陵川郝經序

春秋制作本原序

春秋以一字為義一句為法雜於數十國之衆綿歴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為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為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没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

定規模量其髙卑廣厚間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於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所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理然後為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㫖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遡洄從之而後順流

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為之説始於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為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内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為盛故以桓公為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

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為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蠻貊之横也吳越則進於中國而蠻貊則終於蠻貊故蠻貊又次吳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别其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敘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為升天之階望道之門爾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一

章一句纔萬餘言而已而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於其外為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為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為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為六十四而為之辭分而為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為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為未足又從而為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為未足也

以聖人之言說聖人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為之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以經明經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爾亦未敢謂之詳也中統五年歲舍甲子三月晦陵川郝經書於儀真館

春秋三傳折衷序

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覆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見未易學也在厄處

危以來為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意求聖人之大道
不敢躐等循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定章句音義次
為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及傳尊經也
然傳為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廢也春秋
以口授而寖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於書法
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没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而羊
亡於多岐則亦昧夫真是之歸矣六經自絶於秦復於
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

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鈎校備為剖决徵諸大典大法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傳之不同自夫傳平聲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删詩定書繫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髙弟從聖人在外還從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瘥夭昏漸以凋落蓋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子

少孔子四十六歲於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顔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矣故曾子之學自顔氏之後獨為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學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為忠恕則予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説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乎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為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謂左氏學者謂為左丘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為經作傳丘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顔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厠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

大經大法不授之顔曾之徒而獨授之丘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没後四五十年之閒爾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丘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為同恥則賢於顔曾遠甚賢於顔曾而稱顔曾者屢顔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

而不復一及丘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况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馬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具論其語成左史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丘明也則丘明論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丘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巳藝文志謂左丘明魯史也杜預序謂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巳蓋

左氏曾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為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没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為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别録謂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為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為之記録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丘明乎劉向

所録蓋丘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滛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丘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丘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丘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此又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譏貶當世必不

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丘明共之乎親受傳旨猶不敢與又況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為經傳乎故此為尤妄焉者也為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説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貢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漢興以來讖緯曲説豈可以為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學稱使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録與魯史左驗卒成其

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為之傳則未敢以為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元原本作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

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髙弟皆不及焉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髙弟亦皆不及焉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髙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

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遂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没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弟一不及焉語孟傳註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嘗疑魯為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曾子為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為

魯此豈非誤曾為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殺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為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為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授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諸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

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為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為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户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

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為集傳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為本不雜乎他以遏衆説公羊氏之學最盛於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為之註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於漢至宋范甯為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穎達為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註以疏三傳而穎達為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

同僚楊士勛疏之遂行於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真是之㫖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别為沱為九為東為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説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為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東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為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於

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為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為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為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為六經確然如乾隤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諸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吾欺也不吾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

自之本之差得矣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為按故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即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為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杜何范之註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為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說同於真是則同真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為據使不

相矛盾而脗合於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為諸儒所亂而學者知所從不茫然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為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逭為道受責亦所甘心焉耳中統六年春二月辛丑朔陵川郝經書於儀真館

春秋外傳序

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輙繫之以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剥則繫之以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為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修六經厄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

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為原道等以左右六經則古之聖賢之為書皆自夫憂患困厄窮而無所為而後為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搆兵幾三十年上即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樂禍誤為欺兵拘於儀真之揚子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

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曹昧以自速戾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予天不以道窮於予也豈可以人之窮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絶哉河陽荀宗道嘗受學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為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為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為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為論

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為綱

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

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為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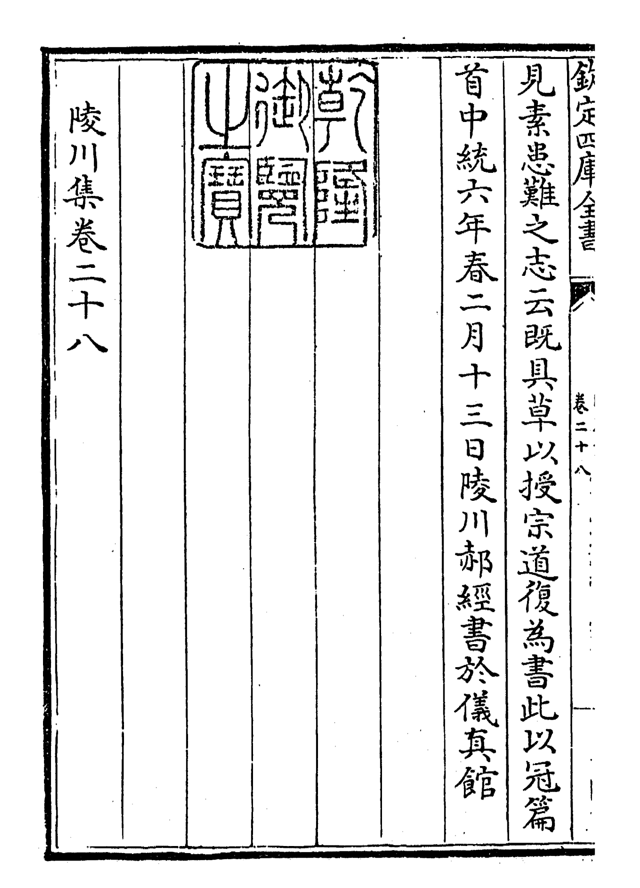
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為三傳折衷俾

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

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為是非

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為之書也其間訛缺謬

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



見素愚難之志云既具草以授宗道復為書此以冠篇首中統六年春二月十三日陵川郝經書於儀真館

陵川集卷二十八